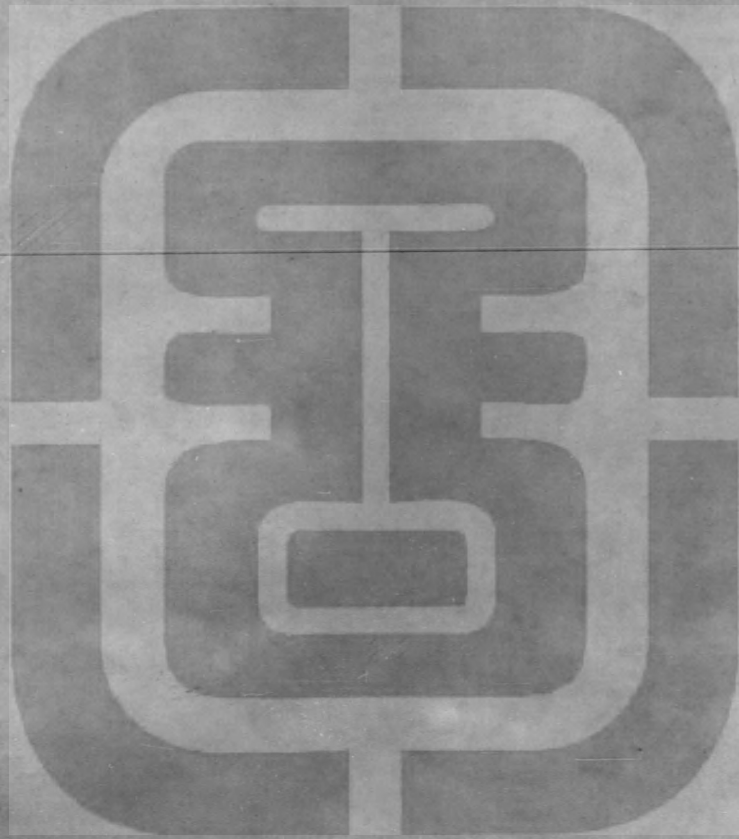


14



望雲樓稿卷十四

書劄

致荆南盧麓如道尊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不毛深入舉目無親忽余太守以鼎劄至真如空谷足音又如他鄉骨肉也捧誦再三感仰高誼烏能已已弟以驚駘謬當大任碌碌因人何足比數惟是台臺誼切纓冠實與渝事相終始冬間借餉士腹果然春日移兵夔門屹若至夏而殲賊援拔堅城戮其渠魁三巴大定

吳道尊  
劄  
未  
刊



豈非百世勲哉。而尚口者盡攘為己功。亦可怪矣。所賴公道昭明。輿情推服。督撫按三疏。盛稱偉伐。而兩衙門條奏。亦津津道盛美。不置則節鉞。新命當在旦夕間。耳弟今歲搗巢。比昨年更苦。事不湊手。將不同心。雖巢穴已傾。仍賊首未獲。再駐一月。非憤鬱以死。則病憊以死矣。仰仗鼎庇。幸而量移。此弟生入里門之日也。過荆南。尚欲一求謁見。以吐積懷。爾時得母訝其鬚髮皓然。而面目黎然乎。相對在邇。不盡縷縷。

8 復劉督餉

尊後旋附有小柬。亦既悉其低回之意。茲抵夔門。再接手教。言言肝膈。見門下愛我者至。而信我者真。不覺感極。而繼之以涕矣。門下以純孝之性。抱孤介之操。區區雞肋。誠不足為重輕。但春秋方富。而事業未完。遽萌高蹈。亦非所以善事太夫人也。况聲望日隆。薦章疊至。不久自有榮擢。何乃與碌碌者同浮沉哉。即他山之石。原無他腸。惟置之度外。則兩忘矣。佳貺與地方諸賢不同。誼當登領。但屢蒙破格。方愧無以酬萬一。又何敢覲顏當此。藉手附壁。想知己必能諒之也。





培植之。至加銜都司王元策郭完董三知係昨歲攻渝  
舊將。而加銜遊擊王國楨。則近日搗巢者也。四人或本  
世職。或出世家。皆隨弟苦征惡戰。多負勤勞。凡搗巢功  
級。必寫監軍道標下某官。而不肯屬之他人。羅副總心  
啣之。然近日各將俱逃。而四人獨戀主不去。弟特請之  
制臺。以加其銜。且許隸之台臺。以慰其望。弟雖行。不欲  
失信於此輩也。敢一一溷聽。乞台臺收之標下。凡有獲  
功。仍書監軍道標下某官。則四人如獲再造矣。羅副總  
用兵。是其所長。任性。是其所短。駕馭而鼓舞之。在台臺

自有妙用。弟何敢贅乎。因迎役之便。特布腹心。統惟炤  
察。臨楮神馳。

○ 8、8  
復李雲卿年兄

三十年同籍兄弟共事一方。誼當時時領教。乃兩過納  
谿。蒙年丈惠愛已多。而弟終日碌碌。竟未及一申悃款。  
且臨行。值兩院交代。迎送紛然。亦不獲復叩言別濶。略  
之罪。其何能道。蘭局未終。賊情叵測。弟雖行。每以不能  
收功為恨。羣有年臺在上。擒此二賊。如摧枯拉朽耳。聞  
年丈借重遵義。而閔昭老移鎮川東。皆以方伯銜視師。

勦賊兩院此舉可謂得人矣。目下兵未集。餉未充。姑以守為戰。堵之不出。俟兵食稍足。然後大舉而窮之。首尾竝進。左右合圍。賊黨必有以其首領爵賞者。可不遺一矢而定也。一得之愚如此。不識台意以為何如。數行附塵清聽。諸惟珍玉不備。

上朱制臺

職蒙台臺培植。得以叨轉。固已銘感高厚矣。惟新按院入境。職僅于夔門謁見三次。而相與未久。相信未深。倘有罪過。流聞望台。臺曲覆庇之。則始終造就。即啣結豈

足云哉。<sup>頃</sup>見胡太守曾以桿子兵托之。及謁張按臺。已欲乞其請告。且曰。一面請告。一面募兵。庶可為他日叙功。張本夫以謝事而為任事。恐人情未必鼓舞也。職與太守無生平之雅。止因滅賊一念。不以既去而釋諸懷。故欲得一兵。省一餉。以少佐台臺焦勞之慮。今事體若此。似難為之責成。但必欲勝兵一二千。非有正官料理。無論行糧無措。政恐未必如期至耳。乞台臺度其可行。徑檄行該府。何如。前蒙索攻渝小傳。奉過二十二首。今補續二首。呈覽。皆卑之無甚高論。恐不足以備採擇也。新



按院尚欲駐蹕幾日。職即順流東下矣。回首台光雲山漸阻。犬馬戀戀。曷其有極。職無似感激馳仰之至。

致都弘若門生

奉違五載。馳想若渴。頃覩新命。不覺為地方稱慶。愧不佞量移而去。未能時時領教也。昨制臺詢知長才卓品。深用為喜。至日必借重師中。其擒此二賊。如蕞蒙振落耳。茲有表言。敬留尺幅。夫蘭局未終。賊情叵測。遇緩急而思共濟之臣。則如夔州府胡太守可亟使也。偶失前道之意。欲掛冠而去。不佞為地方特白之。而臺今舊

按院已釋然。而制臺且諄諄勉留矣。恐無根之謗。尚有存稿於貴衙門。貽害不少。伏望鑒其才品。特與維持。俾太守展其所長。近則壯維城。遠則探虎穴。彼必有以自効。知不負所舉也。此舉不惟不佞之意。亦出于舊按院之意。他日相聞。自然及之。萬惟留神。曷勝幸甚。

上温按院

暴惟台臺入境之始。百職咸稟仰受。成誼當朝夕奔走。以備驅使。緣叨轉之後。已離地方。遂不獲追隨。大駕負罪何由。乃蒙台臺優以殊禮。款以厚筵。而腆既下。頌又

種種不一職何人斯當此榮遇哉銘刻銘職昨至荆南方  
欲造晤盧麓如而前月十三日已溘先朝露矣職序之  
郵亭詢其始末則以既陞之後往謁撫臺中途痢劇至  
石首而殞職不覺涕泗之交頤也昨楊按臺見頤職謂  
盧大叅曾有功援蜀報缺一疏宜叙其勤勞死于國事  
則可以徵有一卹典為勞臣之勸蒙首肯久之尚台臺  
有書相聞再一及之庶可慰忠魂於地下也耳於職待  
罪川東碌碌無似去後愆尤不無山積伏望台臺曲為  
覆庇曷勝幸甚茲解維而東矣肅此鳴謝斷不敢有煩

裁答職無似感激馳仰之至

致湯霍林年兄

從隣水劉尉處得接手教恍如面談殊切欣慰當今一

廟堂之上師師濟濟可謂朝無虛席野無遺賢而老年  
丈獨堅卧東山不一佐公家之急豈非以高風勁骨時  
人固莫之識耶用人而遺其風骨之不凡者此何足為  
正人累政恐為世道憂耳第廿載浮沉一朝叨冒不敢  
以風骨自負而氣味頗與年兄同處今之世將何道而  
可惟年兄教之因因鄧石田年兄之便附以致數行一芹



之猷，仰祈鑒入，書不盡意。

上川中朱制臺

璘仰仗鼎底順流而東，重陽之後，即入里門，惟是奢逆在逃，蘭局未結，獨使台臺焦勞于上，此藥所痛心疾首，晝夜不寧者也。抵舍數日，有舊興文張愨烈二子來見，具述台臺憐死者而錄其忠，憫生者而世其澤，當日闔門自焚，慘莫慘于興文。今日奕世承恩，榮莫榮于烈愨。秋毫皆大造栽培業已存沒，啣感迭但次子猷，出萬死而一生，戮成灰燼，提三尺以百戰，大振軍聲，其所斬獲

與其所招降，各不下數百人，皆經監軍道給有功票。此真上不負天子，下不愧乃父者也。聞台臺曾許題授實銜，未知大疏曾拜發否。如其未發，伏望始終栽培，必使猷沾一命而後已。蓋張氏蒙一恩已極，猷有至性，必不萌越分之思，而興文受福最慘，猷有膚功，自難靳酬庸之典。此所以不辭冒瀆而敢混淆聽者也。至于二子扶柩入蜀，萬里關關在台臺自能倍加之意，無俟鞠之喋喋矣。不傳勉應台命，原不敢刊行。既蒙許其不謬，遂付之剞劂，以應問蜀事者。謹呈上一冊，仰祈斧正，某無

似惶悚馳戀之至

此序後入後篇復以中區按臺三札

候舊制臺張涵月

璫浮沉仕路幾三十年矣仰荷台臺待以國士故不覺以生平履歷上混清聽乃蒙台臺憐其久淹註以上考大疏末段點綴數語直是言職之所欲言而發人之所未發此鈐曹所以不日啟事今上所以如期報可也今日之轉夫豈偶然職非有胸無心者敢忘啣結哉前在蜀中便欲遣力鳴謝緣搗粟之後心力已竭形神俱疲扶病東歸狼狽殊甚抵舍兩月終有起色耳細懷高

厚真如草木之遇栽培而自遠儀刑又如赤子之離父母此其每恨縮地之難而不勝仰斗之切也茲敬遣一介上候台禧不腆之儀輜蕪為罪伏惟台臺鑒而入之曷勝榮藉

8 復粵西大叅胡瞻明年元

羊城一奉色笑迄今五易寒暑心旌搖搖何日不馳左右而聞問缺焉疎濶之罪與日積歲年臺以三十年科甲歷十五載藩臬而一麾西粵尚未起遷識者不無積薪之嘆雖然猶愈於黔蜀諸公一舉足便為陷阱也讀



三道條議。真可為匡時石畫。出其緒餘。以援黔。以應蜀。西南半壁。非年臺撐之而誰。不佞弟廿載沉淪。猶為不足。益以兩年辛苦。真是與死為隣。今日叨轉。得生入里門。足矣。何功之可言。而致煩齒頰乎。適辱瑤札。其仗遠念。感刻奚言。土儀三種。併小傳請教。是何異雜巴里之聲。於大雅之奏也。諸容嗣布。

候周來玉侍御

弟以迂拙之性。浮沉中外者二十餘年。自謂世無伯樂。終老鹽車已耳。乃蒙台臺識之塵埃之中。待以國士之

遇。憶昔儲樊桐嘗言之。不一而今果踐前約矣。既游揚之。又力任之。使二十載陳人。一旦耀於光明。自今以後。稍得展其犬馬。以樹有尺寸。秋毫皆明賜也。心非木石。敢忘所自。頃聞台駕渡江。日凝眸西望。庶幾一奉教言。而台旌已過吳門矣。本當踵叩堂階。一鳴謝衷。恐溷起居。是以不果。然神馳左右。未嘗不夢寐以之也。謹遣一介代布鄙悰。不腆侑東。仰祇鑒涵。大駕何時入郡。容圖良晤。以悉區區耳。

候黃寓庸舊寅丈

白門荷沐教愛。誼踰骨肉。自江干分袂。倏焉八載有餘。人生幾何。堪此睽隔。緬懷高誼。能不依依。台臺以一代偉人。繫四海重望。出秉憲而入提衡。宇內實咸仰之。而台臺以養恬東山者。三年於茲。世道將奚賴焉。近見當事推轂。知吳山越水。不足以久羈大駕也。弟以菲才。謬當蜀難。身親險阻。不覺精已耗而鬢已星矣。而猶戀戀一雞肋。知已得毋笑之手。茲因鴻便。附候台祉。別有副封。仰祇昭察。

致重慶余太守

三年十一月

憶去歲此日。正監督合江之日也。進有難尅之強敵。退無可繼之糧餉。若非臺下調停接濟。豈能空幕南之王庭乎。近見部覆一疏。止見在者加銜。而深入者不與。不佞既經叨轉。斯亦已矣。如臺下與餉廳皆勞苦功高。而部疏一字未及。何耶。正懷疑間。適接邸報。見奢崇明已就縛。此宗社無疆之福。當事發蹤之功。而寔貴府協贊之力也。論功優叙。喬轉在邇。欣賀欣賀。茲因送役回蜀。附候台祉。不腆之儀。少申芹意。不足以報瑤施萬一也。



致重慶高別駕

渝城共事領教甚多臨行又辱繾綣感可知已江津俗薄民刁頗稱難理而臺下代庖其中處分良苦閱便覽見已有人計此時當坐鎮渝城矣渝城新復瘡痍未瘳為我致意父老子弟盡省事省訟培養元氣乎蘭局將結臺下曾効力疆場不次之擢知拱而俟之耳

○ 候制臺朱恒岳

以謏劣之才謬當樞巢之委督兵轉餉積有歲時方惴惴焉不稱任使是惧荷蒙台臺不棄獎之以勞苦優

之以禮遇至隆儀腆既不一而足而又親移玉趾於舟中種種異數超於常格惟有銘入五內矣弗敢忘而已自客歲抵舍以來中間曾具一函附張興文之子奉瀆台聽未知曾入掌記否又念二逆在逃蘭局未結此時上煩清慮不知當何如焦勞而適接邸報見台臺擒獲元凶一疏則奢崇明已就縛矣老賊既擒賊子烏往想奏凱獻俘正此其時璫所為舉手加額歡欣踴躍而不能自己者也語曰非常之原必待非常之人如台臺正其人矣分符茅土延賞苗裔又何疑焉璫以叨轉既久

誼不得不入都履任已於正月下旬東裝就道矣惟是  
在蜀兩年愆尤山積大計在邇懼難瓦全伏望俯賜憐  
蒙俾之免于隕越則始終造就啣結以之矣謹布下悃  
上候台禧不腆之儀輶褻為罪仰祈鑒存曷勝榮幸

候川中溫按臺

昨歲台臺入境之初正職已離地方之日惴惴焉不獲  
奉奔走為罪乃蒙台臺不加督過反優禮之心非草木  
寧不鏤錐竊念二逆在逃藺局未結是亦某之夙夜在  
念不能自己者也適閱邸報見擒獲元凶一疏則奢崇明

已就縛矣老賊既擒賊子烏往計奏凱獻俘正此其時  
斯真不世之奇功也昔裴晉公一視師而淮蔡底定范  
文正一行邊而西夏稔寧以台臺視之寧有兩乎遠聽  
之臣殊切欣慰舉手加額烏能自己某以叨轉既久誼  
不得不即赴京履任惟是在蜀兩年愆尤山積大計在  
邇倘俯賜憐蒙俾得瓦全是始終造就之德也而非所  
敢望也謹布下悃上候台祉片芹侑柬仰希鑒納無似  
主臣

致徐州趙道尊



京邸荷沐倦倦銘入五內何可言盡日者取道彭城深  
擬晉謁台階一陳積悃又值大駕公出未遂樞趨負歎  
何似茲有鄙衷敬以書謁徐州衛指揮魏廷璋不佞弟  
昔年患難之交也自丙申秋携家候選都門舟至邳州  
遇強賊數十相隨三日夜幾及矣至徐州而告急于衛  
指揮廷璋乃請之韋叅戎撥兵防送得免于難弟之今  
日皆廷璋之所留也三十年以來見其署篆公平任事  
勇敢往往以其才推轂當事當事甚信用以頃過此復  
覩其人則老矣痛矣而有遠年已往之事現為淮安司

李公所持弟敢不代白其冤乎萬曆三十八年廷璋曾  
解花班石一千二百二塊于京師業已交鑄鐘廠收明  
矣是時巡視科道之命久而未下是以經年未得掣

批廷璋遂告假以歸部中劄付與疏稿歷歷可據也後  
因該州錢糧無措二運花石遂以中寢而其批竟不可  
得歷年察盤止據劄付為實收耳乃司李周公疑其別  
有情弊行察甚嚴致廷璋一具呈于台臺一具呈于工  
部皆奉有批詞而司李公之怒於是不可解矣今工部  
劄付與原疏具在倘廷璋果有情弊工部豈能隱諱而

復粵西王代巡玄珠

十五年以來。察盤榷門。又豈為之容隱乎。據部文有房  
科倒塌之語。則批迴自可無論。即曰必不可。亦須本  
州起文本官赴京再請。而後可。若徒提之淮上。監之追  
之。萬一七十老弁命填溝壑。是亦仁人君子之所隱也。  
伏望台臺詳察前情。俯賜鼎言于司李公之前。則不特  
廷璋得荷再生。而不佞弟亦感德無涯矣。疏劄抄白。  
一奉覽。該事在可疑。而弟為之緩頰。則蒼蒼在上。何以  
為人。即台臺異日與之絕交可也。肅。此上瀆。無似懇懇。

春仲至都。獲接鼎劄。欣慰無似。粵西磽瘠之地。民生凋  
瘵。吏治惰窳。從來固然。有台臺整飭于上。去其太甚。嘉  
與更始。未有不徐而就理者。獨目前有援黔之役。似不  
得不費清心也。夫客歲粵西以兵數千赴黔。而黔中却  
之。此王彭伯所以有今日之事也。近且奉 旨赴援矣。  
而援黔何容易哉。黔非撫不能完局。非勦不能就撫。而  
非四省協力。不能再振軍聲。而勦撫惟我為黔。今日計  
似宜收拾餘燼。謹固吾圉。俟半年之後。物力稍充。然後  
約三省而議勦焉。斯可以操撫之權也。至西粵赴援。似



不宜漫然。大都多則萬人。少則五千。取其驍勇善戰者。而以能將統之。且人持三月餉。不<sub>一</sub>取足於黔。至惟日食黔米一升而已。此項黔力稍完。黔計已定。然後如期赴約。劄于黔粵境上。視楚蜀滇三省兵皆至。而後進之。斷無大方之失也。而既勝之後。不窮追。不貪功。一擒安邦彥。即以撫繼之。而黔局定矣。若概曰搗巢。必盡誅其人。盡畧其地。而後為快。無論非黔所長。正恐三省亦未易為力耳。承明問及之。敢布其藹蕘。惟裁察是幸。

○ 復劉勿所太僕

弟素不能作違心之語。心知老父母之無他。其何敢同聲以附和。故逢人問及。據事實言。不過自存其本心耳。至超然免論。則主上自有明見。而渙然冰釋。則當事原無成心。此固不待弟言。亦非弟言所能贊也。而乃諄諄齒及。愧矣。愧矣。硝黃一事。誠為蛇足。今得按院察明。法司歸結。煌煌明旨。已從免究。孰謂當今無公道哉。望老父母寧神靜攝。努力加餐。以膺方來之祉。不勝大願。肅此附復。臨楮神馳。

○ 候總督蔡元履年兄

○ 札中語多與復王代巡同。可勿錄。

去夏一奉瑤章。兼承腴貺。仰見年臺愛我甚至。業具數  
行附謝。計徹台覽矣。量移東歸。過勞成病。杜門調攝。數  
月及春。仲始抵長安耳。而適覩年臺。——新命始而為  
年臺。訝繼而為地方慶也。平居無事。雍容——廟堂之上。  
高坐而議者。政不乏人。一旦有急。衆皆掉臂。而獨以委  
之年臺。故足訝也。然自古非常之原。必待非常之人。如  
年臺之信心信理。盤根錯節。何所不嘗。即辰沅之後。已  
試一班。而於黔事。何有故足慶也。第有一籌。敢佐末議。  
黔非撫不能完局。非勦不能就撫。而非四省協力。不能

使軍聲再振。而勦撫惟我。為今日計。似宜收拾餘燼。謹  
固吾圉。俟物力稍充。然後約滇蜀楚粵。而會勦焉。既勝  
之後。主于得首惡。不主于窮餘黨。一擒安邦彥。即以撫  
繼之。而局可結矣。蓋黔事與蜀不同。安位母子。雖中心  
叵測。而託言不反。則可將計就計也。弟局外之人。無遠  
觀之見。聊據其一得如此。若曰。罪不可赦。必使水西與  
蘭賊同類。而芟際。則在年臺自有長策耳。茲因千戶戴  
時雍之便。附達鄙衷。不佞不莊。仰祇台鑒。戴弁當蜀難  
時。一解荊餉。再歷戎行。勞不可泯。弟甚重之。幸年臺得



代之際必有舉劾之章倘使此并得與薦贖則時雍沐國士之知即弟被屋烏之愛矣餘悰不既

復川中温按臺

此處前列上刺臺張慈烈札後

恭惟台臺肅將簡書巡行西蜀安民察吏激揚澄泚水之波討賊除兇震疊壯我山之色此真天朝野所倚賴而遠邇所共瞻也某偶叨量移弗獲倍奔走之末且過蒙異數實深被國士之知懷感有心圖報無地業曾形之奏啓想入台覽久矣頃入長安方愧碌碌無似而忽承使命益荷惓惓有加讀華衮之章詞愈褒而當之

愈報拜瓊瑤之賜施彌厚而報者彌艱此某所以得之若驚而感極不能以口者也至逆首雖未就獲而遐方寔已畧定台臺指顧間必有收功萬全者某在事無能為役而既去何所短長其敢輕有條陳乎承明問及之并據寔以復敬勒短箋附鳴謝悃臨楮可勝馳仰感激之至

又

此處前列

謹啟龍場既破賊膽益寒若無黔中之失利即蜀事亦易結局矣不意黔事決裂而賊勢披猖蜀中所患不獨

在奢而并在安。台臺誠確論也。今將悉索散賦以從之。既疑于舍己芸田。將視其阡危而莫之救。又疑于養虎遺患。不識發兵應援之外。有可懸重購募。死士制兩首之命之一策。否倘得首擒逆寅。則蜀事完而黔事亦振。此一大竅會也。而第恐難其人也。期身在都門。心念蜀地。故并及之。至重慶太守余新民。同知劉國藩。鄉紳張似渠。璵患難之交。寔與渝事相終始。今璵已叨冒非據。而三人猶然。故吾內慙本心。外慙同事。矣倘台臺條陳蜀事。不惜曷言。以及或于復命疏中。點綴數語。則錄

成勞于既往。正以勸任事于將來。想亦台臺所不靳也。斗膽及此。無似惶悚。

○ 致文湛持年兄

古人愛人以言。不過期可之詞。未必實有是事也。若年兄之于弟。不惟口稱揚之。抑且身扶植之矣。期以卓異。則卓異期以內轉。則內轉。今且期以大受矣。伏讀題詞。雖不敢當。然而描寫其苦衷。獎借其愚計。抑何親切有味。津津不置。即弟亦不知其何以得此于年兄也。臨行握手。無似依依。而指點一二語。尤為覺蒙振聵。藉以寡



過或在是夫。前後屢承佳筵之賜。讀之令人有封狼居  
胥意。遠事固難做。到手亦不得不做。乞年兄籌一定畫。  
便問教之何如。爾現老拳老見詢亦望道意終日無事而不知已不能俱作書。弟三拜。六已見於此。

又

既言已志。再言外事。東方之局。不易結之局也。有言兩  
年可恢復。而樞輔可擔當。談何容易。水西之局。不易結  
而可結之局也。不因勢而利導。必深入而窮。追是何犯  
其所難。西川之局。斷可結之局也。點事壞而蜀事不得  
獨全。是又因難而失其易。此猶人事之未盡也。而天變

更可畏。烏風霜蔽日。蔽天。雨澤經年不下。一日而地再  
三震。一震而數日。屢見告。皆近日長安事也。天意如此。  
人事如彼。則安得無杞人之憂哉。弟觸目激衷。敢一一  
聞之年丈。倘姚周兩文見詢。亦望道意。終日無一事。而  
知己不能俱作書。弟之踈慵。亦已見於此矣。

致毛具茨廷尉

閭閻分袂。過沐倦倦。懷感之私。何日能已。仗庇而前。已  
于仲春中旬。入都履任矣。謁客面容。奔走若狂者半月。  
今則無事可視。無客可接。兀坐終日而已。欲覓差則衙

門無便欲株守則旅邸無聊回視追隨大駕徜徉于西山虎阜之間者不大快事哉數行奉報不盡願言

致文湛持年兄

前書已縷悉矣茲有越俎之談敢再布之當今時事之大者無過東方與西南水蘭三者而已前者不勝杞憂媿媿數十言方感慨于人謀之不臧而近見黔播蔡元履一疏策調兵策應援策用人策理餉皆事有斟酌而語有根據率此而行不出兩年黔事可以完局黔事完而蜀事亦完矣此西南一大幸也又訪高玄圃于福堂

詢其遠事可為否握手感額曰不可不可及見熊芝岡彼不談遠事而談學政想亦謂遠事不可為也乃熟察其相貌人情又似不終死于獄者弟竊怪之夫遠事必得一真正奇男子拮据五六年而後可以收勝局而後敗軍諸將可以及于寬政今觀熊之無死相豈平定東方者宇內固自有人耶抑事關一國家則相法亦不驗也弟亦不敢向人言敢以告之知己幸密而存之以觀他日之驗否可以卜一宗社之靈長矣諸侯再悉

復督餉劉申明

軍



可刪  
畧仲入長安即奉瑤劄承腆既何臺下愛我惓惓無已也詢知起居甚悉差用為慰而以聞同事者以忌不佞故遷怒于臺下不覺髮上指吾兩人心事可對天日可告君父而媒孽者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吁可畏哉再讀手教極知此地非所以久羈賢者即與蜀中諸老面議再三彼初意欲以川北道相處竟為有力者奪去後屬意于川西道而今又有人矣大抵冢鄉既自為政而選君又更代不常是以言者諄諄聽者渺渺俟六月內主選有人不佞與諸老當得一當以報命也三

月中即慮及此故溫按院回啟中及吳按院臨發時惓惓以臺下為首舉蓋得地方一薦牘尤易為力耳朱制臺知臺下之賢而不能一推轂知臺下之無他而不能一杜諧者之口謂之何哉近閱邸報同事者已推川西道之缺則閔道尊必願出此路與之共事當必相信無疑然黔事既已大壞蘭局似難遽完與其久歷乎風霜不若暫離乎苦海也不佞添註之官無所事事大則朝參小則謁客此外終日高坐矣量移之期茫乎未定歲底春初欲覓一便差休息里門若臺下有內轉之音又

當在此奉候一面亦不及汲其行也肅此布復心感高  
誼堂華舌所可罄哉

致武選孫年兄

重慶衛千戶王廷揚弟攻渝時部將也天啟元年赴京  
襲替業授前職矣聞蜀變念其八旬老父在城恐遭賊  
手不及領憑奔而回遇弟于夔門弟使之調秦良玉再  
使之調鄆都兵皆如期報命克稱任使即以鄆都兵付  
之討賊多斬級功載在叙功疏者可覆也到衛雖及三  
年以無憑故未沾升斗之俸茲欲再入京則見守佛圖

關不可暫離欲遣人代行則家徒壁立無可為資斧計  
者弟甚傷之伏乞年兄察其舊案准與文憑郵而致之  
則此弁益感奮於疆場而弟亦可無負於舊將矣

致川東閔昭餘道尊

昨川役回特具數行附塵清聽矣茲更有啓者加衛都  
司何之圻起家庠序效力戎行弟攻渝時用以駕馭諸  
土司者也諸土司生長彝方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往往  
有倔強難馴要求無厭者而之圻掉其三寸舌能令諸  
土司奉命惟謹何者之圻與邑梅司為中表親而其平





優卹况原任太常寺卿洪公文衡應天府尹王公三才亦皆未經考滿止因以死勤事遂得贈廕予全葬舍初事體寔與相同宜其子某某等比例陳情欲本寺為之代題也伏望閣下垂念舍初功未盡酬卹非無例借重鼎言轉達韓相公從優票擬得如洪王兩公事例則舍初將啣結于九泉而生者又無論矣肅此上瀆無似懇禱

○ 復陝西蔣代巡

珠以菲才謬當蜀難方隕越是懼荷蒙台臺念其微勞

形之奏疏使二十載陳人一旦耀於光明今之忝竊秋毫皆明賜也感入五內何可言盡去秋抵舍因積勞抱恙不能早赴長安快覩丰采負歎可知乃忽睹瑤章具仍注念且不惜諄諄下詢此何異問道于盲當今時事孔棘不諱言武而往往苦于無兵無將則夫物色將材簡練死士以為台臺他日建牙開府之用似亦今日所當亟議者乎某總離兵革又言兵事此如野人之芹曝舍此固無可為獻也肅勒報命臨穎曷任延佇

復申玄渚太嘗



邂逅中塗、雖以立談為快、而匆匆數語、未盡所懷、殊用  
耿耿、入長安未幾、見當事者求多於大疏、不覺喟然嘆  
曰、任事之難如此、終一開口、而人已媒孽之矣、即微白  
臺見教、尚當為天下萬世明此公道、而况手教諄諄、又  
肝膈示之、而腹心托之乎、第尊使未至之先、此中相知  
皆竊竊相謂、事本末自明、不必深辯、深辯則言者斷不  
肯已、此言似有來歷、弟心識之久矣、今伏讀大揭詞嚴  
義正、豈不令言者內媿、但處今日之時勢、揣今日之人  
情、肯令辯者伸、而言者屈乎、勢必愈辯而愈言、愈言而

愈無忌、其葛藤何時而已也、語曰、止謗莫如無辨、此言  
似懦而至理、不外是、望台臺竟以病請、而不必言其所  
以何如、蓋請告之疏、昔多慰留、而人莫得議其後、辯  
白之疏、不便遽留、即留而人將有辭也、此弟為台翁出  
處言也、至于太老師密揭一事、神祖久已見諒、中外  
亦復共知、而初發難之人、至今耿耿有思逞之意、故置  
之而彼無所容、其噬辨之、則彼有所藉、其口而况夫同  
聲以附和者、又不止發難一人乎、此斷斷可已、斷斷不  
必辨、弟敢以肝膈上報知己者也、擬疏一通、未知是否、





復杜總戎

渝城共事忽已兩載中間再奉鼎劄匆匆裁答未盡所  
懷殊用為歎麾下奉一命討賊旗鼓一至樊張投首豎  
城克復此其功不在制臺下而何議者之不察也不佞  
親在行間寔不能作違心語故於按臺行察不覺言之  
切而辭之激烈雅不欲聞之麾下而適接大教則麾下  
已悉其始末遂此寔為天下存公道為一朝廷明是非  
可以告之同朝可以對之天子豈私一共事哉而  
蒙齒及愧甚愧甚頃入長安談渝事者尚未了了不佞

以為吾輩孤軍抗賊幾于師老財匱幸張制臺與麾下  
至不兩月而遂定之此不惟有功一國家有功地方甚  
且有功吾輩聞者俱以為然今議論已盡矣惟叙功  
事尚俟逆寅就擒此在樞部不得不為是責成而不知  
攻渝之人非搗巢之人也搗巢者先加一級而攻渝者  
置不復論豈所以鼓豪傑之氣而收敵愾之功哉至不  
佞既攻渝又搗巢且并一級而不加焉麾下亦聞之乎  
然實不敢言也恐言之而人以為自張也亦并不敢代  
人言也恐言之而人以為借人自張也然則叙功之舉

不知何日之有。麾下精神甚旺。春秋正強。通綏之事已明。渝城之論又定。推轂秉鉞。當在旦夕。閭固不在功之叙。與不叙。獨有同事之及。如余太守。劉督餉。王瀘州之尚在。有司。金富庶。李毓華。楊光斗之未沾一命。鄉紳張景銘。倪禹同之未及叙錄。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此不佞所~~以~~撫膺而長嘆也。者小傳奉朱制臺之命而就稿者。雖不足以揄揚萬一。要使天下後世知渝城之役。不可無大將軍而已。敢以請教。覃復不宣。

復川中督餉劉明申

尊使回業具數行。附塵清覽矣。懷感之切。馳念之殷。悉之前東。不敢復贅。茲因榮陞得~~一~~旨。不勝雀躍。敬布始末。前不佞云。六月內者。意在徐崑老也。五月初。崑老下顧問及蜀事。不佞首以臺下為言。且云。事有大不平者。樊賊初發。難一時寥寥無人。當事以餉務屬之劉。而劉固一縣令也。豈能行其令于上下川東三十三州縣之遠。是以不佞請加二守銜。而制臺忻然允之。及題請得旨。亟令管事。府官皆為同僚。三十三州縣皆為屬官也。中間勞苦萬狀。原許事平優叙。而川功未覆。致令劉



不惟不得為監司為郡守且不得為真二守而仍使管  
墊江縣事一時三十三州縣或有挪揄之者而府僚相  
處之間亦屬不便幸余太守為師生耳茲聞其辭縣務  
而僦居民間進退維谷此寔天下大不平事不佞所日  
夜疚心者也嶠老聞之慨然任曰此非翁兄之事寔小  
弟之事也隨具本擬上以太宰杜門復遲十餘日今六  
月初旬此本果上矣南樞部之命業已下矣見之喜  
而欲狂乃皆徐嶠老以人事君之高誼而非不佞力也  
所以媿媿述之者恐臺下不知其慨然一段光景而便

間候之亦當言及此以見不佞之不沒人善也至蜀中  
諸老或專言或公言未嘗不為臺下効力第所達主選  
公未見其即允若偶與諸老相聞竟以功歸之尤覺渾  
融諸老他日益肯用情矣尊使領憑始回是以遲遲南  
中憑恨甚嚴不可不如期而至夫奢寅一日未獲則蜀  
功一日未叙此舉雖不足以酬賢勞萬一而養望清曹  
待遷異日且奉太夫人以觀龍盤虎踞之勝知臺下必  
欣然矣不佞遷轉之期尚屬杳然擬于明春覓差而歸  
一水之隔相去不遠容圖所以下良晤吐積衷也楮短

情長尚容再悉

致周蓼洲銓部

自小价京口回。附有數行鳴謝。迄今五易月。而兩有東于湛持年兄。或談時事。或談已事。皆欲與翁臺共觀之。未知曾徹台覽否也。蒙委致意鄭玄老。彼此交面。不惟詢起居甚悉。且一見歡如生平。矣。惟鄙匪老。適有銓部之調。不敢求見。也。悉之湛持東中。想翁臺不以我為迂也。近見其復劉達老一疏。甚有力量。有主持。則此公終須識荆耳。三月間。傳聞冢宰欲借重翁臺。以踐一省兩

司官之議。弟以為斷斷不可。翁臺之望之品。他日事業自在。奈何與人爭道。而馳耶。聞者以為然。夫翁臺方期小弟以超遷。而弟望翁臺以需次。此衆人之所誣。而知已之所諒也。楊大老逆璫一疏。可與日月爭光。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惜文姚兩丈。推轂太過。弟至今未敢再見。恐有毛遂之嫌耳。此又弟之迂拙處。不知翁臺以為然否。京堂如積薪。而陞轉如逐鹿。高材捷足。弟非其人也。已覓馬價一差。明春可以出都。將于二三月間。奉領雅教。亦為大樂事矣。姚現老計已就道。文湛老希為道。





適讀大教則彙土二患有不得不厘清慮者夫以粵之地瘠民貧平時尚費料理而况彙方狡烏土則伺之皆以水西為救援則亦不可謂無事之國也幸台臺在事振長策而操戎索總不出所謂守險以制彙鎮靜以制土兩言盡之矣至於缺吏之患大有可商夫一國家所以保境安民者惟吏是賴吏且缺矣民于何安顧吏不除補責在銓部除補矣而不來責在該吏似宜監司以下郡邑佐貳以上俱責令如期而至功能最著者不次擢之其觀望不前者罰無赦此第在蜀時所條陳于兩

院者未識可為今日粵西之一籌否也肅茲布復不勝翹企

復周撫臺公祖

謹啓江南賦重役繁民力之竭也久矣年來宇內騷動獨三吳稍稱帖然者固賴祖臺布德修和惟民瘼是問亦徼昊天雨暘時若俾吾民得遂有秋也適讀公祖大疏則江南水患比萬曆戊申更甚二麥化為烏有三農悉皆蕩然哀此予遺何以為命讀未竟不覺涕之泫然而下也况當公私告匱之日南北交訌之時欲議蠲



難乎其為一國欲議徵難乎其為民所望多方調劑極力拯援俾民稍延殘喘弱者不至填溝壑强者不至聚雀苻非地方公祖父母而誰望哉察舊例改折存留之外更無餘澤此在往年則可亦灾非十分則可今茲大浸之候易動之民必有所以蠲之賑之而後稍慰民心稍輯民志顧不識一廟堂之上肯如老公祖德意否也

稟情關桑梓休戚與同苟可昌言敢不惟力是視肅此報命容圖再悉不宣

復孟魯南年元

吾君聖天子也不與士大夫計議天下事而以宵小一言致冠裳失體大可扼腕雖然此小事不敢爭也弟已覓得一欵段月與輿價相方惟三六九日用之先以朝黍後以謁客餘則聽其他應而已一月而可供三月之用反似甚省第觀如此光景不能不起尊鱸之思耳

候吳縣萬父母

奉違台教脩已數月中間缺烏候問負罪可知茲啟吳民久沾惠化業已回枯稿而陽春不意天灾流行波臣作祟田園化為池沼秧麥盡成蕪萍哀此孑遺何以為

命知必費老父母清心也。昨撫臺報災一疏，不啻鄭俠  
流民圖，瑯讀未竟，不覺泫然淚下。惟是公私告匱，南北  
交訐，恐一廟堂之上，未能大有所蠲賑。奈何奈何！救荒  
之策，主于恤窮民而易于累富民。今被災非常，如煮粥  
如買米，勢不得不責之大戶，要以量力而派，審便而行。  
必不使富者因貧者而傾家，斯為兩得。若其因災思亂  
思亂而搶此敵民也，三尺凜然，恐難為之少假耳。竊見  
老父母焦勞民隱，故少效其一得，未知有當台裁否。肅  
搢布臆，仰冀留神，不既。

致文湛持年兄

蔣士衡至，一奉手札。近小价來，又讀大教，諄諄何年翁  
念我不置也。前小東內有氣象清寧等語，不過想望太  
平之詞，畢竟自謂失言。以今觀之，大有可慮。先是楊大  
洪叅惡璫時，客有謂明日必得請者，第曰：不能。夫惡璫  
一去而舉朝肅清，皇上真克舜矣。皇上之天下，真  
唐虞矣。今末世也，恐天下無此福。聞者猶以為過，而今  
則不惟無福，且有禍焉。萬郎中杖一百去矣。林御史欲  
杖一百逃矣。甚而出——中旨使吾輩不得肩輿，夫弟本



騎馬之官又有善騎馬之具此于弟何害獨惜中消一  
言其應如響所謂太平景象恐不如是耳况乎江南大  
水高下無收久困之民得無易動而古徐州城一旦為  
黃河衝沒又千三百年来所未有之事乎弟碌碌間曹  
久思故里觀此時勢大為寒心免差而回似不能少待  
矣家鄉被災非常極當為民請命但度此兵興多事之  
秋必不能大有所蠲助故不敢隨大老後另有條陳惟  
於公祖父母書中欲其救窮民體富民治亂民雖曰常  
談似為要着不識當事以為然否措短情長不盡欲談

致周蓼洲銓部

獲讀手札仰見台翁篤契之雅何感如以承教黔事蜀  
事在昔日為潰決之症在今日為疥癬之疾而此間另  
自有腹心之患恐扁鵲望之而去也今天子明主也  
尚正人夾輔便致堯舜不難乃自楊大洪疏奏恭璫之

後惟中涓是聽惟內旨是傳且使吾輩不許肩輿  
騎馬之官又有善騎馬之具何足為弟害第總務惡璫  
為政祇覺馬上之無色而林侍御之欲杖則走未為無  
見也夫徐州古要地也一旦為黃河衝沒走未為無

騎馬之官又有善騎馬之具此于弟何害獨惜中涓一言其應如響所謂太平景象恐不如是耳况乎江南大水高下無收久困之民得無易動而古徐州城一旦為黃河衝沒又千三百年来所未有之事乎弟碌碌間曹久思故里觀此時勢大為寒心免差而回似不能少待矣家鄉被災非常極當為民請命但度此兵興多事之秋必不能大有所蠲助故不敢隨大老後另有條陳惟於公祖父母書中欲其救窮民體富民治亂民雖曰常談似為要着不識當事以為然否楮短情長不盡欲談

致周蓼洲銓部

獲讀手札仰見台翁篤契之雅何感如以承教黔事蜀事在昔日為潰決之症在今日為疥癬之疾而此間另自有腹心之患恐扁鵲望之而去也今天子明主也倘正人夾輔便致堯舜不難乃自楊大洪疏奏奏惡惡當之

後惟中涓是聽惟內旨是傳且使吾輩不許肩輿弟固騎馬之官又有善騎馬之具何足為弟害弟總惡瑞為政祇覺馬上之無色而林侍御之欲杖則走未為無見也夫徐州古要地也一旦為黃河衝沒走未為無



見也。周徐州古要地也。一旦為黃河衝沒。此實土崩瓦解之象。而一廟堂上復舉動如此。豈曰隱憂。恐有可翹足以待者耳。况吾吳大世。粒米無收。久困之民。能無思動。及屬江南。女憂。弟在此。倡為改折存留。更大有所蠲賑之說。恐不可得。惟望地方公祖父母。恤窮民。體富民。治亂民。以庶幾于救荒之一策。未知當事以為然否。夫數年來。京官皆用轎。獨弟至而不用。轎百年來。太僕官皆有馬。獨弟至而已無馬。不得已。自覓一馬。價與轎等。三日一用之。先以朝奉。後以謁客。餘惟株守一室。而

已計一月。馬可供三月。用即惡瑄不能為弟難也。獨念時事日非。光景可慮。隨行碌碌。欲以何為。覓差而歸。不再計決矣。餘恚港持札中。亟而問之何如。

○致汪來虞親家

夏間便鴻南旋。曾具小啟奉候。計徹台覽。矣。令郎遊庠。可稱濟美。而兩位郎君。在成均者。今秋計必高擢。蓋宅上子年必發之徵也。弟小兒雖與觀場。而學問空疎。未知得附驥尾否耳。江南大浸。可為吳民雪涕。而朝端亦復多事。叅惡瑄者。刺虎不斃。反受其殃。既杖萬工。曹百

又逼林侍御逃而忽出。內旨吾輩不許有與弟難善騎馬其能無時事之感乎。况徐州為黃河衝沒此亦從來未有之異也。本擬明春覓差暫回時事至此恐不能少待矣。粵東以閩人販米遷怒按君太守哄然群起。兩公皆閩人也。其事已近真。然老親翁不可以此阻其行色。蓋太守失言致有此變。後以兩司調停而止。若親翁在事必無此紛紛耳。中秋束裝孟冬抵任。或可免入一覲之勞乎。若太遲遲似不便矣。恃愛敢布腹心。

致族弟九游

獲接手教。具悉諄諄。吾弟處不足之鄉。多俯育之累。朝夕饔飧尚虞不給。豈有杯盤羅列及呼盧喝采之理。固僕所不信也。惟是向年所贖數椽。專為吾弟立定脚步。即原契一紙亦慨然相付。蓋欲吾弟世守之也。不意忽歸之他人。而且租一室以居。倘省此租價以為一年之用。豈不小小溫飽哉。今若此。即孔方為兄。豈能實漏卮也。向年粵中無事故。可為吾弟置廬舍。昨年川中多事。故僅能為吾弟供束修。今長安米珠薪桂。而家中田禾。泥爛且柰之何哉。然束修少費。仍當任之。惟願吾弟善



自為計而已

致戎政朱上虞年兄

我年翁烏鳥至情雖不可解然王事賢勞自古嘆之  
試看幾百年京營景象至今日纔得整頓而一旦舍之  
以去忍乎哉今迎養老年伯母既云跋涉似宜多方設  
處無少匱乏使一切公私所需不少累其心斯亦可以  
上慰慈衷矣若謂高堂在上而置北軍于不理則未免  
缺然也敢此僭言幸年翁鑒之

○ 復真安揚州守

謹啓黔事再壞蘭局未終欲銷兵則賊情叵測欲戍守  
則糧食無從籌兵籌餉所費臺下清心多矣孤城之砥  
柱既如彼四載之拮据又如此即一歲九遷奚足為過  
但當事倚臺下為長城一舉足便有輕重願臺下少需  
數月擒此賊首然後捧檄趨朝是亦既去之人所望  
於在事之賢者也

